

中國古代求法僧人之艱苦旅程

呂沛銘

印度爲佛教發源地，在十世紀以前，佛教在印度會極一時之盛。往印度研求佛法是古代中國僧人畢生最大願望，猶今香港學生之渴求赴歐美留學。

僧人往印度求法之意志，乃出於學問上求知之欲望，及信仰上弘法之精神。佛教自印度來中國後，輾轉相傳，宗派林立，教理之解說，亦日趨紛紜。例如玄奘初習大乘諸論時，「師既遍謁衆師，備餐其說，詳考其義，各擅宗途，驗諸聖典，亦隱顯有異，莫知適從。乃誓遊西方，以問所惑。」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）晉之法顯亦「常慨經律舛闕，誓志尋求。」（高僧傳本傳）于法蘭且感「大法雖興，經道多闕，若一聞圓教，夕死可也。」（同上書本傳）蓋欲得經教真義，非往其發源地尋求不可。況且行佈大乘教及修習無上法，兼施利之功，而諸種布施中，以法施爲重。故僧人自印度學成歸國，無不將所學傳授與大眾，以達弘法濟世之無量功德。

隋唐時代，由中國往印度之主要道路有四：（一）越新疆西行，經帕米爾高原及喀什米爾。（二）經青海及西藏，繞喜瑪拉亞山。（三）經中國西南，即今之雲南及廣西，入緬甸或安南，再越孟加拉。（四）由華南取海道，過南中國海及印度洋。各道路之地理背景雖異，但皆艱險重重，且當時交通設備遠不如今之

發達，惟僧人以其堅忍卓絕精神，力圖克服道路上之困難，以達到求法目的。現將各種道路之艱險，概述於下：

（一）沙漠之上易迷途。經越新疆之路，始自漢初，爲中國與西域交通之最久歷史道路，西行求法僧人，多循此徑。其最難行之一段；爲越過新疆中部之塔克拉玛沙漠，此地區面積大於廣東省。沙漠上空，由於氣溫變化倏忽，早晚溫差甚大，易激動氣流而形成驟風，捲起陣陣沙塵，瀰漫天空，有如濃霧，難見天日，以致無法辨認方向而迷途。法顯經此地，記沙漠中「多熱風，遇則無全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遍望極目，欲求度處則莫知所擬，唯以死人枯骨爲標幟耳。」（佛國記）玄奘亦云：「入大流沙，沙則流漫，聚散隨風，人行無迹，遂多迷路，四遠茫茫，莫知所指。」（大唐西域記卷十二）達摩笈多（隋代）於沙漠迷途時，欲「尋還本途，四顧茫然，方道迷失，腳踏進退，乃任前行，遂達於瓜州。」（續高僧傳卷二）若因迷途而被困於沙漠，則糧水缺絕時，生命亦難保。

（二）沙漠之乾燥與熱風。沙漠爲極乾旱燥熱之地，雨量絕少，泉水全無。玄奘在沙漠「因苦水盡，渴不能前，於是時四夜五日，無一滴霑喉，口腹乾焦，幾將殞絕。」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）盛夏時沙漠氣溫可升至攝氏五十度，陽光直接曝晒

之沙漠表面，更可達七十度。人若置身其處，每小時排汗量約爲一公升；人體如因排汗蒸發，而失水四公升半（佔體重約百分之五），四肢顯得軟弱無力；若失水量佔體重百分之十，即陷於昏迷狀態；當失水量佔百分之二十時，便無法生存。故經越沙漠，必須攜帶大量水，以補充身體蒸發，惟攜帶多量水，行動便不能迅速。此外，夏季時沙漠上空常刮起熾熱氣流，稱爲「熱風」，遇之有如觸及火災。周書卷五十鄯善傳云：「西北（新疆）有流沙數百里，夏日有熱風，爲行旅之患。風之欲至，唯老駝知之，即鳴而聚立，埋其口鼻於沙中，人每以爲候，亦即將旣擁蔽鼻口，其風迅駛，斯須過盡，若不防者必至危斃。」舊唐書卷六九亦記其地「涉磧濶二千里，地無水草，冬風凍寒，夏風如焚。風之所吹，行人多死，常行百人，不能得至。」其險况可想像矣。

(三) 高山之嚴寒與難攀。亞洲中部之帕米爾高原，及西藏邊緣之喜馬拉亞山，綿延數千公里，平均高度在四千公尺以上，且終年積雪，溫度恒在冰點以下，氣壓低薄，在海拔四千公尺處，空氣所含氧份量祇有地面三分之二。當刮寒風時，氣溫即驟降。在缺氧、嚴寒、及氣壓稀薄下，一般人體力難以支持。法顯至帕米爾高原，「度小雪山，山冬夏積雪，由山北陰中過，大寒暴起，人皆噤戰。慧景（法顯之同伴）口吐白沫，語法顯云：『我不復活，便可前去，勿俱死。』遂終。法顯悲號，力前得過嶺。」（佛國記）玄奘亦記其地「山谷積雪，春夏合凍，雖時消泮，尋復結冰，經途險阻，寒風慘烈，多暴龍難（今云雪崩），陵犯行人……暴風奮發，飛沙雨石，遇者喪沒，難以全生。」（大唐西域記卷一）又記喜馬拉亞山云：「嶺極崇峻，危墜危傾，蹊徑盤迂，巖岫回互，或入深谷，或上高崖，盛夏合凍，鑿冰而度，行經三日，方至嶺上。寒風淒烈，積雪彌谷，行旅經涉，莫能佇足。」（同上卷十二）可謂寫盡其艱險。

(四) 急流之難渡。崇山峻嶺之峽谷，常有急水河流，爲山上溶雪形成。渡越此等河流，比攀山或踏沙漠更爲驚險。河流之上當時即使有橋梁，亦不過爲簡陋之吊索或繩梯。正如玄奘所記：「山谷杳冥，或履繩索，或牽鐵鍊，棧道虛臨，飛樑危構。

椽杙躡陁。」（西域記卷三）法顯亦述：「葱嶺……山路艱危，壁立千仞，鑿石通路，傍施梯道，凡度七百餘所，又臨懸絕過河，數十餘處。」（佛國記）高僧傳曇無竭傳，有一段過急流及懸崖之驚險寫實曰：「小雪山障氣千重，層冰萬里，下有大江，流急若箭。於東西兩山之脊，繫索爲橋，十人一過，到彼岸已，舉烟爲幟，後人見烟，知前已度，方得更進。若久不見烟，則知暴風吹索，人墮江中……復過一雪山，懸崖壁立，無安足處，石壁有故杙孔，處處相對，人各執四杙，先拔下杙，右手攀上杙，展轉相攀，經三日方過。及到平地，料檢同侶，失十二人。」此段記載讀之猶有餘悸，何況當日親歷其境者。

(五) 海路之風浪。由中國至印度之海路，經越南中國海及印度洋。此兩處海域終年風浪強勁。古時船舶，皆爲簡陋風帆，難以抵抗烈風浪。遇暴風時，往往爲波濤所捲沒。法顯自印度航海回國，途中漂流數島，易船三度，歷時三年，海行亦逾兩百日（佛國記）。求那拔陀羅因舟行逆水，無法及時到岸，以致「絕淡水五日」。「高僧傳本傳」道晉因船破而受傷，旋即病歿。（同上傳曇無竭傳）跋日羅菩提自印度「泛舶而來，以多難故，累歲方至。」（宋高僧傳卷一）常愍取海道往印度，「所附商船載物既重，解纜未遠，忽起滄波，不經半日，遂便沉沒，當沒之時，商人爭上小船，互相戰鬥，其小船主既有信心，高聲唱言：『師來上船』常愍曰：『可載餘人，我不去也，所以然者，若輕生爲物，順菩提心，亡已濟人，斯大士行。』於是合掌西方，稱彌陀佛，念念之頃，船沉身沒，聲盡而終。」（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）是爲一段動人之悲壯事蹟。

(六) 南方之瘴氣。由雲南或廣西入緬甸或安南之路，經越中南半島熱帶地區。其地雨季漫長，空氣潮濕，終年酷熱。南方之高濕度暑熱，稱爲「瘴氣」，與北方荒漠之乾旱燥熱有別。慣居北方者，甚難適應南方之鬱熱氣候。屈大均「廣東新語」卷一釋瘴云：「嶺南之地，衍陽所積，暑濕所居……一歲之中，風雨燠寒，罕應其候，其蒸變而爲瘴也。非烟非霧，蓬蓬勃勃，又多起於水間，與山嵐相合，草萊沴氣所鬱結，恆如宿火不散，溽

熏中人，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絕貌傷寒，所謂陽淫熱疾也……當唐宋時，以新、春、儋、崖諸州爲瘴鄉，謫居者往往至死。」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亦云：「自嶺以南，二十餘郡，大率土地下濕，皆多瘴癘。」舊唐書韓愈傳，記愈被貶往潮州，覺其地「漲海連天，毒霧瘴氣，日夕發作。」高僧傳卷四，記晋代于法蘭取西南道往天竺求法，「至交州遇疾，終於象林（安南）。」疑因中瘴氣而病歿。

(七) 熱帶森林之阻隔。中南半島道路。除上述瘴氣之難禦外，尚有熱帶森林之阻困。兩千年前，其地尚屬人跡罕至之洪荒區域，爲毒蛇猛獸潛伏之所。古時所用刀劍茅箭等徒手武器，不易抵禦凶獸侵襲。由於瘴氣及森林之阻困，求法者鮮取此道。據現傳古代傳記，知隋唐時代僧人行經中南半島者，僅道琳等二十人而已（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）。

(八) 人爲之困擾。往天竺之道路，除天然艱險外，尚有人爲之阻撓。玄奘啓程往西域時，「國政尙新，疆場未遠，禁約百姓，不許出蕃。」（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）奘乃晝伏夜行，潛出關外，至高昌國，其王欲強留之，奘乃絕食抗議，王卒放行。法顯由印度乘舟回國，途中遇風，同舟者竟迷信舟中有僧人乃屬不吉利，以致招風，欲投顯於海，幸未有實行（佛國記）。此外，南海荒島，常有食人蠻族，日本僧人伽葉波，注釋「南海寄歸內法傳」（義淨著）云：「掘倫、骨崙，蓋一地異名也。其人不知禮儀，惟事盜寇，食人如夜叉厲鬼。」行舟者如漂至該處，有遭野人殺食之險。另一方面，陸路亦常有盜賊，劫殺行人。史記大宛列傳云：「北方閉氐、笮；南方閉嶠、昆明。昆明之屬無君長，善寇盜，輒殺畧漢使。」唐之玄照往西域時，「遭吐番賊，脫首得全，遇凶奴寇，僅存餘命。」（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上）玄奘記往中亞梵衍那國途中，「群盜橫行殺害爲務。」（大唐西域記卷一）印度西北之尼波羅國（今尼泊尔）有以毒藥殺行人之兇習。義淨云：「尼波羅國有毒藥，所以到彼多亡也。」（求法高僧傳卷上）八世紀時，阿拉伯之大食軍東侵，勢力達新疆邊緣，屢截阻行人。義淨亦記云：「尼波羅道吐番擁塞不通，迦畢

試途多氏（原注：「言多氏者，卽大食國也」）捉而難度。」（同上）皆屬人爲阻困之例也。

梁啓超「中國印度之交通」一文，統計隋唐時代中國往印度求法僧人之數目如下：

- 一、已到印度，且學成歸國者四十二人。
- 二、已至西域，但未知會否達印度者十六人。
- 三、未度印度而途中折回者，不可勝數。
- 四、已到印度隨即折回者二人。
- 五、未到印度而死於道路者三十一人。
- 六、在印度留學中病死者六人。
- 七、學成回國而死於歸途者五人。
- 八、兩次往印度者六人。
- 九、留印度而不歸者七人。
- 十、留歸及生死無可考者（包括失蹤者）不可勝數。

梁氏云：「學成平安歸國之人確鑿可考者，約佔全體四分之一，死於道路者亦四分之一。」義淨「大唐求法高僧傳」序且曰：「獨步鐵門之外，亘萬嶺而投身，孤標銅柱之前，跨千江而遺命。或亡餐幾日，輟飲數晨，可謂思慮銷精神，憂勞排正色，致使去者數盈半百，存者僅有幾人。」可見爲求法而捨身者數目之衆多。

惟大多數求法僧人並不因道路之艱險而窒步，此種勇毅乃基於教理上求知之志願，及憐憫衆生而捨己之精神。玄奘於沙漠獨行時，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復無水草。是時顧影，惟一心但念觀世音菩薩及般若心經。」（慈恩傳卷一）誠如心經所云：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。」由於求法意志之堅強，常人所視爲畏途者，彼全無恐懼，做精神足爲後世求法者之千古典範。

參考書：

- 一、梁啓超：中國印度之交通，載「佛學研究十八篇」，中華書局。
- 二、馮承鈞：歷代求法翻經錄，商務印書館。
- 三、張星烺：中西交通史料匯篇，輔仁大學出版社。
- 四、方豪：中西交通史，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。